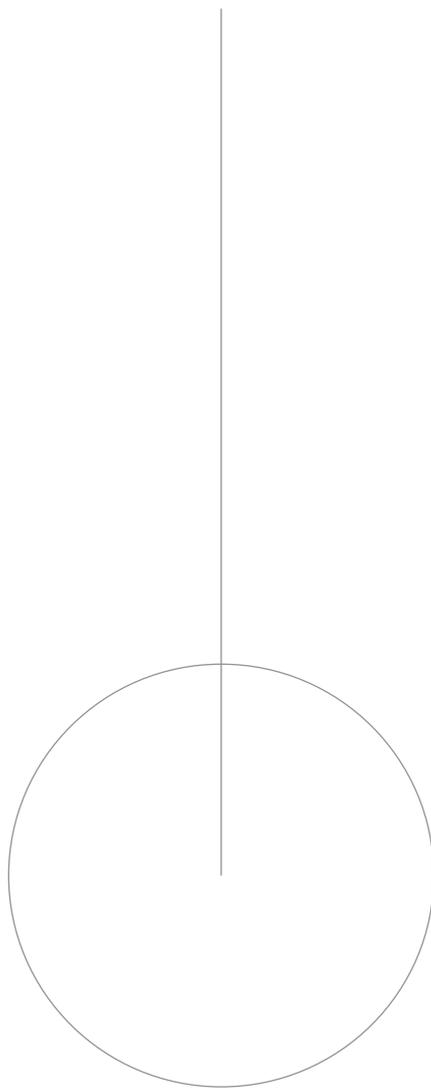


求索中不忘自身——閱讀新文本的歷程
編者序：



甄拔濤

這本《躍動的交鋒——閱讀新文本》源起於 2013 年底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」（下稱「前進進」）主辦的「文本與劇場——21 世紀發展趨勢」劇場研討會議，但又不止於該次研討會。要說研討會，又得先從新文本（New Writing）在「前進進」的源起說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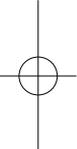
新文本在前進進，或反之亦然

2006 年底，「前進進」首次翻譯及演出英國新文本劇作家莎拉·肯恩（Sarah Kane）的兩個作品《4.48 精神異常》（*4.48 Psychosis*）及《渴求》（*Crave*）。但「前進進」的目光並非只困囿於英國劇場，後來翻譯、搬演、研究的劇本廣及德國和法國。有趣的是，英國劇場的確廣泛使用新文本一詞，指涉九十年代中以降的新劇場書寫方式。但觀乎德、法劇場，新文本一詞雖偶有所見，但不如英國般普遍。德國劇場更習慣以「後戲劇劇場」（Postdramatisches Theatre）指稱這個時期的新劇場形式。¹ 因此，歐洲新文本更接近於「前進進」研究、節目視野中的一個概念，經過深思熟慮的移花接木，而不是硬生生的移植。

1 後戲劇劇场的概念由雷曼（Hans-Thies Lehmann）提出，雖然兩者有其共同的美學特色，但不等同於新文本。兩者的關係還有待處理。



2012年，「前進進」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的「藝能發展資助計劃」資助，開展為期三年的「新文本運動」，是項計劃涵蓋戲劇創作、教育、表演研究、劇本翻譯及出版。為此，「前進進」成立「新文本工作室」，成員包括馮程程、潘詩韻、俞若玫、鄧正健及甄拔濤。在新文本運動開展的兩年內，製作工作室成員的劇作、搬演兩個歐洲劇本、以讀劇形式演繹多個歐洲劇本及建設新文本網站「新文本資料庫」等。上文提及的研討會，可以說是新文本運動的階段總結。



研討會於 2013 年 12 月 13 日假香港演藝學院實驗劇場舉行，全日會議共分三節，分別題為「21 世紀文本與劇場的發展趨勢」（總覽英法德文本與劇場趨勢）、「角力或新劇場美學的誕生——導演與 21 世紀文本的交鋒」（從導演的角度審視新文本與表演、劇場之間的關係）及「回歸與突破——21 世紀的編劇視野」（從編劇的視角，探討 21 世紀的編劇方向）。除此之外，我們還辦了一系列相關活動，包括「新文本實戰工作坊」（由曹克非導演主持）、「讀劇沙龍：新文本 *Aftertaste*」及兩場研習講座：「圍牆倒下之後的德國劇場」（林冠吾博士主講）及「Now! New Writing and Theatre in London」（丹·利巴列圖教授主講）。



新文本：同中有異的劇場現象

說到這裡，我多次提及新文本，但它究竟是甚麼事物？如上文所述，新文本是九十年代以降，歐洲冒現的一種嶄新劇場文本寫作方式——劇作家告別了寫實劇和荒誕劇的藝術形式，另闢蹊徑，重新找回劇場文本的活力，可以總結為幾點特色，概述如下：

1. 書寫方式

編劇銳意開拓多種寫作方式，至今方興未艾。新文本可以沒有舞台指示，也可以把舞台指示寫得很滿，滿得導演只能捉緊意象；分場頻密，細碎如電影分場，文本要求導演快速轉場，或恰當地掌控戲的節奏。凡此種種，劇作家並非想為難導演，而是想與導演並肩想像劇場表現的可能性。

2. 回應社會

客廳戲劇（Drawing Room Drama）通常關於家庭倫理衝突。相比之下，新文本劇作家更關心當代社會議題。他們不只滿足於呈現社會議題，而是多持批判的角度，立場鮮明。

3. 去空間

寫實主義戲劇的空間一以貫之地模仿真實，荒誕劇的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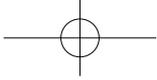
間一致地荒誕。但新文本劇作家處理空間的手法卻大相逕庭，甚至有一種去掉空間的傾向。去空間的方法大致分兩種：一是語焉不詳、另一種是游移不定、流動的。

4. 去角色

傳統的劇場寫作方法，是建立鮮明、一致的典型人物。也有新文本劇作家刻意在文本中去掉角色的性格、個人歷史。人物可以完全沒有伏線地突然出現，之後又無聲無息地消失。²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新文本問世約二十年，卻不見有一本完整專書論述新文本，不似當年艾斯林（Martin Esslin）寫出《荒誕劇場》（*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*）一書。我認為，要閱讀新文本，並不能遵循老路，把新文本當作是同質性強的藝術思潮來思考。反之，我們應該把新文本視為一個同中有異的劇場現象。如果意欲把它納入一個相對穩固的理論框架，很可能是勞而無功的。上述四點寫作特色，有些新文本可能兼而有之，有些可能只有其中一項。究其原因，雖然新文本劇作家在突破上各有建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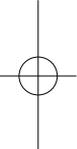
2 如欲更詳細了解新文本的特色，可參考本書中拙文〈新文本走多遠了？——以荒誕劇為座標〉。



但他們並非服膺於一種共同建構的藝術理念。這種去中心化的現象，在其他當代藝術媒介也並不罕見。

編輯理念及方向

舉行研討會之前，我們已預想出版一本研討會文集，總結會議成果。研討會過後，我們更覺得研討會只是一個起點，從那裡衍生出新的問題及研究興趣。於是我們重新構思，以「轉化」、「交錯」和「求索」為編輯方向，邀請各劇場研究者撰稿。



「轉化」：在這一節，我們意欲審視西方劇場思潮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源流。陳國慧將新文本放置於本土劇場的流變中考察；陳炳釗從自身接觸戲劇的經驗出發，回溯「那難以重現的啟蒙年代」；肥力走訪三位香港劇場導演鄧偉傑、馮蔚衡及陳麗珠，談談他們與現／當代文本交手的感悟。



「交錯」：香港劇場深受西方戲劇思潮影響，但我們是如何看待、接受及評價這些思潮？小西從翻譯中生成的當代性入手，檢視新文本在本土的發展歷程；甄拔濤試圖透過比較新文本與荒誕劇和寫實劇的差異，指認新文本的獨特美學；鄧正健檢驗新文本的當代性，展望新文本可以達到的美學願景。

「求索」：對於歐洲最新的文本趨勢，相信大家都應該很感興趣。這一節，我們邀請了英（丹·利巴列圖教授）、德（林冠吾博士）、法（楊莉莉教授）的戲劇專家，專文講述三地新文本發展。³

新文本不錯是西方事物，但在閱讀、翻譯、搬演、啟發、再創作的過程中，我們從沒有忘記自身及本土土壤，反而以此出發，和它溝通、對話。這個過程，是流動的，而非單向地從外面注入的一泓死水。書名中的「躍動」，是動態、充滿活力之意；而「交鋒」，則是在過程中不忘主體，與新文本互相激盪。《躍動的交鋒：閱讀新文本》，可以說是新文本運動最貼切的意象。而我們如何從新文本擷取靈感，創作自己的作品，則要參看另一本書《浪漫的挑釁：創作新文本》了。

定稿於 2015 年 2 月 2 日
倫敦，沙德韋爾

3 本書保留作者原來的引文格式（Referencing System）以示尊重。此外，全書提及的任何名稱，如未有正式中文翻譯，均以其原文（或英文）載錄。